

青春文丛

邬莎 著

誓言 无声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誓言无声/ 邬莎著. / —北京. 作家出版社. 2005. 7

(青春文丛/ 黑丫主编)

ISBN 7 —5063 —3330 —9

I. 誓… II. 邬… III. 长篇小说— 中国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68499 号

誓言无声

作 者: 邬 莎

主 编: 黑 丫

责任编辑: 那 耘

责任校对: 雪 尼

装帧设计: 纳 川

版式设计: 中视时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—10—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—10—65004079(总编室)

86—10—65389299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 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177 千

印张: 8 插页: 4

版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— 5063 — 3330 —9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邬莎：1988年10月出生
著有长篇小说《青春作伴》
诗集《且听风吟》
喜欢看电影
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导部大片

00113549

前 言



1

几声凄厉的尖叫划破了寂静的黑夜，叫声惊恐而凄惨，带着歇斯底里的绝望，那是一个女性发出的喊叫声。南屏大学被这恐怖的喊叫声所惊醒，一个个黑洞洞的窗口灯光亮了起来，同学们纷纷从被子里爬出来，男生们将脑袋伸出了窗外，女生们坐在床上不敢下来，屏住呼吸，瞪大眼睛，竖起耳朵猜测着叫声的方位，等待着更恐怖的叫声再次出现。

尖叫声嘎然而止，夜显得更静、更沉、更深……

陆寒池像其他女生一样，被叫声惊醒后一骨碌坐了起来。“好恐怖的声音，叫声就像来自我的头顶，就在窗外。”陆寒池睡在紧靠窗户的上铺。

“是呀！好像来自我的床底下，好可怜的声音。”纪柔睡下铺，本来就胆小的她声音有点颤抖。

宿舍里六位女生都惊醒了，另外床上的迪迪和茜茜也吓得尖声怪叫，只有思亦将头埋在被子里大气不出，而阿静已跳下床，将脑袋伸出窗外看了老半天，可什么也没看见，她是胆子最大的一个。

“肯定有人被害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去救她？”陆寒池担心那尖叫的女孩是不是能够获救，此时此刻一定正在痛苦地挣扎着。

“会是谁呢？”纪柔也准备像思亦一样钻进被子里面去，好像被子里最安全。

前 言

誓言
无声



这时，她们听见男生宿舍里传来叽叽喳喳的讲话声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她们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。反正也睡不着了，大家干脆坐在床上聊了起来。

调皮的阿静故意将思亦的被子拉了下来，做了一个怪脸吓得思亦缩作一团。

“不要怕，刚才发生的事情肯定离我们很远，我们安全得很。”陆寒池安慰着大家。

“但怎么就像发生在身边呢？尖叫声那么清晰”。

“因为是在夜深人静的半夜，谁听到这个声音都以为发生在自己的身边。”

“这叫声好痛苦，好绝望。”

“是呀！不知现在怎样了？”

“是学生还是教师还是校外人呢？”

“这是我一辈子最无法忘记的声音！”

一向信神信鬼的茜茜突然冒出一句神秘的语言：
“许这根本就不是人的声音。”

“啊！”思亦更是吓得不行，将被子捂得更紧了。

“你说什么呀！我……我……”纪柔干脆也钻进被
里面去了。

“别瞎说！”陆寒池嘴里不说，手也情不自禁地将自己抱
紧了。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，为什么？”阿静兴奋起来了，她跑到
茜的床沿上坐下来，逼她讲出为什么这样说。

“非要我说吗？”

“说！”

“我害怕。”好像冷汗在往外冒，看了看黑洞洞的窗外，她也缩作一团。

“害怕也要说。”阿静是个大坏蛋，她就想看看室友们的窘相。

女孩们很害怕，越怕越想听，所以也没反对。茜茜颤颤惊惊地将她听来的事情讲了出来：

我也是听老乡说的，老乡是其他学院里的大四学生，她们系里发生了一件怪事。一天夜里，她们宿舍的学生上床睡觉时发现有一位室友没回来，她们将门开着免得晚上起床开门。到了半夜她们听见门好像是响了一声，她们以为室友回来了，打开灯一看，床铺仍然是空的，她们也没在意，第二天照常上课，但室友一整天都没露面。到了晚上室友仍然没有回来，她们又为她留了门，半夜又听见门“咯”的一声开了，声音很神秘，似有似无，隐隐约约，那开门声是感觉到的而不是听到的，同学们再也睡不着了，闭着眼睛盼着天明。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这种现象再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她们的警觉，正因为觉悟到了什么，她们突然感到一阵害怕，一种莫明其妙的恐惧，那种恐惧来自一种神秘的夜晚。就在这天半夜凌晨三点夜深人静时，门自动开了，不见人影，只有一阵阴风吹过，门又自动关上了。同学们立时将灯打开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原样，她们的室友仍然没有回来。同学们害怕极了，感觉室友出了问题，她们准备天一亮



就去报案，正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起，清脆的铃声在半夜显得尖脆清晰而神秘，特别是在大家正在分析每天半夜出现的怪现象时突然听到电话铃声，同学们吓得尖声大叫，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。室长本能地将电话免提打开，一个极怪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面。

“背靠背，背……靠……背……”

“背靠背，背……靠……背……”

声音极奇低沉而缓慢，像滨临绝处用生命挤出来的余音，凄迷、飘渺而绝望，那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，但不管怎么变，所有同学都听得出来那是她们消失了好几天的室友的声音，听到这种怪声，她们的紧张、恐怖达到了极限。“喂！你在哪里，你在哪里？”同学们一齐呼唤，回答的仍是：“背靠背，背……靠……背……”然后什么声音也没有了。

说到这儿茜茜紧张地将阿静抱住了。

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阿静也开始颤抖了，可还是硬着头皮想听下去。

“第二天警察发现那个室友十天前就死了，尸体就在她们宿舍的床底下，背靠着背帖在下铺的床板上，她的尸首实际上与室友们背靠背十多天了。”

“啊!!!”

“我的天啊！”思亦吓得哭了起来。

“那么说那电话声……啊！呀！我的妈！”大胆阿静吓得钻进了茜茜的被窝，一句话也没敢说出来，不停地抖动着双腿。





“这是真的？还是故事呀？”陆寒池大声喊叫起来，用宏量的声音为自己壮胆，“瞎编故事，太可恶了！”

“我也是听老乡说的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茜茜抱着阿静在被子里一动不动。

突然，陆寒池发现一只白白的手从蚊帐底下伸进来，毫无防备的她突然尖叫一声，“啊！”声音恐怖之极，所有宿舍刚刚熄灭的灯光“刷”的一下子又亮了起来。

“是我，纪柔。”纪柔正跷着屁股往蚊帐里钻，“我不要睡下铺，我怕。”不管同不同意，她钻进的被子里和她睡在了一起。

这样一折腾，大家怎么也就睡不着了，你一言我一语越谈越兴奋，越兴奋越睡不着。

“明天就要照毕业照了，今晚睡不好，明天个个像大熊猫。”

“是呀！还有半年就毕业了，毕业照提前更好。”

“但怎么睡得着呢？”

“都怪茜茜那坏东西拿那种故事来吓唬人。”

“更怪那声尖叫。”

“还怪呢，那位可能正在受苦受难。一点同情心都没有。”

“听说前不久学校有位女生被杀害了。”

“我也听说了，那位女生据说很漂亮，长发。”

“是呀！说是死得很惨也很神秘，有人在她的额头上帖了一朵深蓝色的兰花。兰花留有一股迷人的香气。”

“兰花?”

“是呀,美丽的兰花”

“我也听说了,兰花之谜闹得满城风雨,简直谈兰花色变!”

“有那么恐怖吗?”

“不知道下一朵兰花会帖在谁的脸上。”

“啊?”

“凶手仍未找到?”

“没有!”

“哇!”

“好恐怖呀!”

“兰花,深蓝色兰花,一朵香气四溢的兰花。”阿静故意用低沉而慢长的怪音说得大家毛骨悚然。





7

一·毕业照

南屏大学四面环山，一面临水，校院内树木参天绿意葱浓，她就像一颗绿色宝石镶在半山腰上，更像一个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抱。校内的“镜湖”更是名不虚传，湖如其名，光亮如镜，年年岁岁湖面清澈见底。女大学生爱到湖边散步读书，邻校则有很多学生到此游玩，“镜湖”又因照得女孩更加娇美的传说博得众多师生喜爱。靠湖边上紧挨着的南屏操场后的“箭竹林”更是称奇，一棵棵挺拔的竹子，密密地扎在一起，青翠欲滴。早晨的雾隐隐约约弥漫着泥土和竹子的清香，清淡素雅，竹不动，雾在动，水雾升腾，万千气象。放眼望去，爬在竹子上的牵牛花像一条条花蛇在竹杆上飞舞，简直美到了极至！曲曲折折的小路蜿蜒，向上通过一个斜坡，便是学校图书馆了，红砖绿瓦在浓密的树梢里若隐若现。尤其在清晨，斜云喷雾，怎么望也望不到前方的路，石子阶梯、弯曲的小径、真可以用曲径通幽来形容了。

与这幽深古朴清雅别致极其相反的画面出现在“镜湖”旁边的校运动场上，那儿的毕业生正在提前照毕业照呢。

“我们毕业了！”沈梦飞、海诺、柯以轩、陆寒池、纪柔等十多位南屏大学政法系的毕业生一同对着照相机喊着。

毕业照

誓言
无声

“是呀，好快啊，四年说起来还挺短的，我可真舍不得你们啊，记得……一定一定要联系啊！”陆寒池一个穿着短裙的清纯女孩，看起来年龄很小，样子活泼可爱。

“太棒了，我们终于毕业了。”纪柔一个披着长发，穿着天蓝色连衣裙白色皮鞋的姑娘噙着泪水说道。

“同胞们，时间是不等人的，我们从十几岁的稚童变成热血男儿，你们……”海诺指向几个女孩子，“从丫头片子到成熟妩媚的靓妹，再一次听我的呼吁吧！趁咱们没变成老头子和老太婆之前，尽情享受自己的青春吧！”

人群里传来一阵阵欢笑，海诺不愧是一代搞笑之王。

“没了你，我们还不习惯。”纪柔笑了，拍拍海诺的肩。

“没了你，我更不习惯，尤其是您那宛转的歌喉，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》”柯以轩夸张地装着满脸柔情地看着纪柔，那是纪柔最喜欢的一首歌，尤其是那音调，那个楚楚动人哟！

“你在等谁啊？”沈梦飞笑着，双手插在兜里，面对柯以轩站在镜湖边的栏杆旁。

南屏湖畔吹来一缕缕清风，吹动了沈梦飞前额的刘海。太阳快落下了，落日的余辉照在他俊朗的脸上，笑容是那样春光明媚。白色衬衫搭配在他硬朗的骨架上，简直酷到极至，黑色宽松牛仔裤，让他独特的身高显得阳刚，让人眼前一亮，更有那高阔的前额散发着青辉，充满自信的双目凝视远方，好像是向他人表明，这就是政法大学的优等生嘛！沈





梦飞望着平静的湖面，曾经荡漾的水纹已经消失不见，太阳的金辉飘洒在湖面上，如一块清亮的碧玉上撒满了金色的粉，沈梦飞的影子倒映在水粉里，没有更多的语言，没有移动脚步，他显得是那么的矜持，倒影也是那么的顽强。

“想什么呢？想得这么出神！”纪柔拉了拉沈梦飞的袖子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想到将来……”

“将来！那就是前途了，这些烦恼的事情留给别人去担忧吧！你，沈梦飞，最起码也是个白领吧，往律师楼一坐，坐不了几个月就成大律师了，恐怕国际大案也要请您出场，出场应以分钟计算，哇噻！不得了哇。看！连我都对你这么有信心，沈大律师又何必劳神呢？”

沈梦飞低了低头，笑了笑，没说话，又看看平静的湖水，岸边静谧的树林是那么筱深，他伸出右手扶在桥栏杆上。

“梦飞，像你这么出色的人真不该为前途着急，倒是我，难啊！”

“难？我们的纪小姐这是怎么了，这么悲悲戚戚起来。”沈梦飞瞪大眼睛，脸上满含微笑。

纪柔沉默了一会儿，扑哧笑了出来。

“梦飞，记得那一次吗？”

“哪一次？”

“就是你带着我骑着单车在校园里绕了一圈又一圈。”

毕业照

誓言
无声

“记得啊！”

“我还以为你不记得了”。

“最难消受美人恩哪，我又怎么会忘记呢？”

“油嘴滑舌。”

梦飞勉强与纪柔相视而笑。

纪柔孩子气的拉了拉梦飞的袖子。

“走，再带我溜一圈。”

沈梦飞愣了愣。

“我怕将来没机会了，在校园里，你是属于本小姐我的，到了外面，谁知道啊，所以，本人命令你迅速执行，否则无期徒刑你一辈子。”

“在下遵命。”沈梦飞从荷包里掏出钥匙，迅速跨上单车，飞驰到纪柔面前。

“慢点。”纪柔轻巧地坐在后座上，用她柔美的十指抱住梦飞的腰，梦飞熟练地踏上脚板，向湖岸边的人行道驶去。

纪柔抱住他，轻轻将人靠在了他宽阔的背上。

“如果，我真的无期徒刑了你一辈子，你会怪我吗？”

梦飞分明听出话中的意思，甩了甩头发，像个哥儿们一样，顽皮起来，假装单纯：“你呀！竟然对我居心叵测？好啊！哼！”

“谁对你居心叵测了？”





“你呀！毕业后我第一个就要和你打官司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啊？告你个扭曲朋友心理健康罪，外加教唆罪。”

“梦飞，你总是那样应付我。”

“嗯？什么？”

“没事。”

“嘿……嘿……嘿……”

“梦飞，梦飞，梦飞，梦飞……”

“什么啊！你傻了。”

“我们要分开了，让我多叫你几遍好吗？我怕……我怕……我怕将来再没机会，将来再也看不到你……你不懂，你不明白，等待我的将会是天长日久的无奈和日日夜夜的空虚啊！”纪柔抱紧了梦飞，面对她的拥抱，梦飞不能呼吸。

“纪柔，你在说什么呀。不要那么激动吗。我……我、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，一块上学，像亲兄妹一样亲，将来肯定能经常见面的。请把你的激情都投入到将来的生活中去，那里有更好的人，更美的事等着你。”

“可……我……”

“我会以最忠心的祝福给予你和你的未来。”

沈梦飞仍然轻松的摆动着自行车笼头，纪柔的眼神有些迟疑，梦飞则没有看着前方的路，而是注视着天空的颜色，深蓝，多情的蓝。

毕业照

誓言
无声

霎时间，湖边的杨柳停止摆舞，夕阳的残晖笼罩着整个南屏大学，拍毕业照的人群散去了。食堂里并没有像以前那样人山人海排队打饭，相反的，草地上多了一对对恋人，相互依偎着用眼泪道别。操场上并没有很多人在打球，相反的三年半的兄弟姐妹们正互赠照片。垃圾桶里总无缘无故的出现一大摞一大摞空酒瓶，今夜的南屏大学因为离别而醉了，而忧伤了。“该回去了吧！”

“才不呢？想把我甩了！”

“都五圈了，你想整死我了！”

“我有话还没说完呢？”

“还没说完……”沈梦飞笑了。

“你笑什么笑！嗯？我记得你总是不吃中饭，记得，别让自己饿坏了。”

“行。”沈梦飞点了点头。

“还有，别老把饭票搞不见，那样得总会饿肚子。”纪柔一脸坏笑。

“你怎么知道我饭票总不见？”

“因为是我偷的。”

“喔，我早怀疑你啦，死丫头，做坏事一流。”沈梦飞敲着纪柔脑袋。

“痛！不知轻重。其实，我以为你没饭票会找我要，想不到你宁可饿死也不求人啊！”



“佩服吧，有骨气青年属我——沈梦飞也！”

“吹！”

沈梦飞一边骑着单车，一边露出迷人的微笑，就像那个刚进入大学时的男孩，那个急切想长大的男孩。大学时光总会让人念念不忘，他和每个人一样，也曾把自己所有的情感和希望注入这块校园土地上，无论在哪儿，哪个场合都留下属于他的足迹，属于他的骄傲。辩论会上的最佳辩手，运动场上的头块金牌，成绩单上的第一名。一切都是如此顺利。功课、外表、个性，这是怎样的一个男孩啊！但他仍然不满足，时而沉默，时而充满奇思妙想，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。

“就送到这儿了。”

“嗯。”纪柔轻轻稳稳地跳下车，两只手抓着挎包，呆呆的看着宿舍楼。

“怎么了，望着宿舍楼发感慨啊！”

“我还是第一次观察我们女生宿舍，现在看来还挺高的嘛！怎么我平时爬上爬下的就不觉得呢？今天我都没有能力爬上去了，但愿时光能过得慢一点，你说呢？沈梦飞。”

“嗯，”他淡淡歪歪嘴巴，“小姐一路上说了一大堆矫情的话，干什么呀！又没让你去考戏剧演员，说得我心慌慌的，郁闷啊！”

“你郁闷什么？”



“郁闷再也见不到你啊！”

“少来了！喂，我有个东西送给你”。

“什么？不会是你偷的饭票吧！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千纸鹤？想不到你也这么恶俗啊，送这玩意……”沈梦飞转转眼球，靠着自行车。

“才不是呢？我可没那些闲工夫。”

“那会是？……”沈梦飞假装糊涂地转着车钥匙。

“你呀！真的，我不是开玩笑，你认真点。”纪柔生气地嘟着小嘴。

“行，行，在下洗耳恭听。”

纪柔犹豫着是不是要送他一个吻，正准备鼓足勇气走近沈梦飞时，柯以轩喘着粗气从远处狂奔过来：“纪柔，找得我好辛苦啊！”

“什么事，急成这样？”

“唉！想你不行！”柯以轩这小子苦追纪柔三年未遂，结果陷人情网无法自拔，每天夜晚守着满天星斗长吁短叹，那个伤心啊！诗呀，歌啊读遍了，唱遍了，也没有一点回声，眼看快毕业了，所以，他从此立下毒誓，得不到纪柔，誓不罢休。同寝室的人断言这人从此堕落了。

“纪柔，我先走了”

“你……别啊，我还没……”

